

「佔中」非公民抗命 留守者勿以身試法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佔中」並非公民抗命，而是非常嚴重的社會政治事件，公然違反香港法律，挑戰中央權力，更違背「一國」原則。法庭已頒發禁制令要求示威者「還路於民」，示威者必須遵守法庭命令，尊重香港的法治精神，盡快離開佔領區，勿以身試法。如示威者公然違法留守，市民必定支持警方果斷執法，彰顯法律與正義，還社會清明。

高等法院早前頒布旺角及金鐘佔領地區的臨時禁制令，法官表示不同意「佔領中環」運動是「公民抗命」，運動規模龐大而持續多日，影響廣泛，存在演變成騷亂的實質風險，無論背後原因有多崇高，都不可視為公民抗命。自法院頒發3個禁制令後，身為律師的民主黨何俊仁、公民黨梁家傑、余若薇等卻帶頭公然違法。香港大律師公會近日再次發表聲明指有關政治人物的行徑和論調有誤導公眾之嫌，令香港的法治遭受侵蝕。聲明並指出，以「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口號來避過法治的考量是在「說歪理」，無論是違抗以及號召群眾違抗法庭命令的行為已超出合理容忍限度。大律師公會最後在聲明中反問：「今法治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若失陷，運動初衷，如之奈何？」

禁制令是遲來的正義

禁制令被市民稱讚為遲來的正義。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亦呼籲「佔領」者遵從禁制令，否則會對法治構成負面而長遠的影響，並重申無論社會人士的訴求是政治或民生，最終應以法治為標準。自本月19日凌晨以

來，旺角佔領區發生佔領人士有意衝破警方防線，將本來趨向平靜的對峙局面再次升溫。違法示威發展到佔領者挑釁侮辱警方，擴大佔領區道路，並在現場發現示威者攜帶攻擊性刀具參與佔領行動。

目前香港發生的違法佔領行動，並非僅僅是不滿政改方案那麼簡單，而是有外部政治勢力介入，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事件，也有輿論稱佔領行動為「香港之春」或者是香港版的「顏色革命」。特首梁振英在接受本地電視台採訪時指出，香港佔領行動有外部勢力介入。近期媒體亦爆出佔領行動中多達16名核心成員獲得美國情報機構資助裝有加密軟件的手機，為指揮控制「佔中」「添磚加瓦」。香港似乎已經成為外部勢力反中亂港的場所，最終受害的是香港普通市民。

「佔中」與「顏色革命」如出一轍

「佔中」已經逐漸變成催生暴力的混亂，但是，學聯代表叫囂不會主動撤出各佔領區，又放話會承擔之後的法律責任，有關言行已經失去理智。「佔中」在啟動時聲稱是針對普選訴求的和平示威，但是對人大

決定的意見其實可以通過理性、合法的途徑表達，這是公民在民主社會表達訴求的正確方式。「佔中」示威者卻通過違法暴力的手段，去爭取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以犧牲社會的核心價值和秩序為籌碼，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違法訴求，這樣的行為不是「顏色革命」又是什麼？「佔中」與各地的「顏色革命」有幾個共同點：有明確的主題，反對人大常委會政改框架決定；有大規模示威集會；以推翻政府為目標，要求特首下台；有外部勢力的介入干預。違法「佔中」一切證據告訴人們，目前發生的佔領行動與「顏色革命」如出一轍。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與建制派議員會面時，表示中央對香港目前形勢高度關注。他表示，「佔中」行動試圖仿照「顏色革命」的做法，以激進的街頭抗爭方式，甚至以衝擊政府機構、長期堵塞交通要道等方式脅迫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已經生效的有關決定，要求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下台，這些都決定了「佔中」行動的性質。他批評「佔中」是非常嚴重的社會政治事件，是公然違反香港現行法律的危險活動，不僅挑戰中央權力，更違背「一國」原則。「佔中」日漸失控，對香港造成的損失不僅表現在經濟，更廣泛影響到社會各領域。港人要睜大雙眼，看清「佔中」的「顏色革命」的本質，防止「顏色革命」擾亂香港，避免悲劇發生。

支持警方執法彰顯法治正義



■張學修

面對香港現在發生大規模、長時間的違法集會，政府以及各界人士不止一次發出警告，法院也應相關人士提出的要求而發佈禁制令，如有人違反禁制令，原告可向法庭申請檢控，警方即可拘捕佔領者。但是「佔中」的組織者、策劃者當中，不少是法律學者或律師，熟悉法律條文，解讀禁制令時用偏頗角度，模糊法治。「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承認，繼續留守違反禁制令會觸犯藐視法庭罪，但同時他對犯罪後果及刑罰輕描淡寫，聲稱普通法有優良傳統，為公民抗命遭檢控時，法官在判刑時會考慮公民抗命的因素。學聯亦附和戴耀廷的說法，指從法律角度法庭頒令恢復社會秩序屬合理，但「雨傘運動」的本意是透過公民抗命向政府施壓。按他們的邏輯，即使犯了罪法官也會寬恕，學生及示威人士被其誤導，公然破壞法治，後果不堪設想。

依法維護社會秩序、公平和正義是警方的職責，在危險時刻他們能夠盡忠職守，這也是市民信任及支持警方的理由。網絡上不斷有市民上載警員在執法時遭受示威人士圍攻的片段。在目前複雜的形勢下，警方在果斷執法的過程中，勞心盡力、克制忍耐，表現出香港警隊的高素質。希望示威者遵守法庭的命令，尊重香港的法治精神，盡快離開佔領道路，還路於民，勿以身試法。如示威者公然違法留守，市民必定支持警方果斷執法，彰顯法治與正義，還社會清明。

凝聚民意遏止「佔中」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理事長

香港不是一個民不聊生的社會，市民有足夠的渠道表達意見，推動政府改善施政。無論如何，革命或暴亂是不應該在香港發生的。筆者認識不少在外國居住的朋友，很多人都對「佔中」感到不解，香港經濟數據理想，法治完善，人權自由狀況良好，據《經濟學人智庫》制定的「民主指數」，本港的民主排名亦處於全球中上的位置，香港是個好地方，為何會有人選擇以擾亂秩序、癱瘓馬路的違法方式表達意見？

在法治的基石下，香港一直保持社會穩定，縱然曾遭受經濟衰退、沙士、金融海嘯等巨大衝擊，也沒有出現嚴重動盪，市民迅速恢復生活和工作的節奏，香港仍然是個好地方。如今，反對派發動違法亂紀的「佔中」，不但衝擊了法治，更直接威脅一貫的社會穩定，我們能夠不憂心嗎？參與「佔中」的市民只是小部分，多個民調也顯示主流民意反對「佔中」，反對派卻無視多數數人期望穩定和諧的現實，繼續煽動市民參與「佔中」、堵塞馬路、衝擊政府，這是民主的表現嗎？

為了凝聚港人聲音，讓社會各界及政府更清楚主流民意，「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再次發起簽名運動，支持警方依法結束一切佔領行動，恢復社會秩序，守護法治。筆者理解學生的激情及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然而，理想亦不能與法治相抵觸，否則社會將失去秩序，最終受害的會是全港市民。難道學生的理想能夠凌駕社會整體利益嗎？小部分學生的意見又能夠壓倒多數數市民的聲音嗎？

市民必須積極出來簽名，發聲向「佔中」說不！聲援警方盡快依法清場！我們要凝聚足夠大的聲音，讓民意清晰地顯示出來，讓參與「佔中」的一群顯得更加孤立。唯有透過以民意壓倒「佔中」的方法，才可能迫使反對派實事求是，認清社會現實，放下對抗，回歸理性的一邊。所以市民的簽名支持十分重要！

9月28日，一夜之間，雨傘被冠以革命的稱號——「雨傘革命」。這是一場革命嗎？美英兩國的媒體率先說是的，《蘋果日報》說是的，還有少數策劃者說是的，他們已供認了9月28日甚至之前，所部署的一切是一場革命。

革命，這就不是說着玩了。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者查默斯·詹集(Charlemers Johnson)在其著作《革命：理論與實踐》指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變社會體系。更確切地說，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實現社會結構的變化。」我想外國著名媒體報道了這麼多「顏色革命」的實例子，應該很明白他們所用「Umbrella Revolution」（雨傘革命）的真正意思。在中國的土壤上——香港——搞革命，套用查默斯·詹集的革命定義，就是使用暴力策略改變香港以至中國的政治體系。

在10月1日，香港多間媒體引用俄羅斯國營電視頻道「Rossiya 24」指，「佔中活動的發起人，曾接受美國特工的特別訓練，並稱示威者所用的手段，就與10年前烏克蘭橙色革命開始時同一轍。」俄羅斯的媒體形容香港「佔中」是一場革命，回應了西方媒體的「雨傘革命」的說法，更令人相信「佔中」並非一般的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有人想搞革命，中國政府，乃至中國人民(包括中國香港人)勢必做出強烈的反響。

日前，有香港媒體報道，在挪威舉行的「二〇一四年度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有與會者指出有多達一千名「佔中」分子在行動前曾接受特訓，以期達到最大效果，而「佔中」行動也在近兩年前已開始暗中籌劃。這印證了俄羅斯國營電視台在10月1日的報道。換言之，俄羅斯早已掌握「雨傘革命」的「情報」。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10月11日訪問俄羅斯時，向俄羅斯副總理羅戈津表示，西方國家目前正支持香港反對派，而香港反對派目的是在香港發動所謂「顏色革命」。筆者理解是，1、中央領導人早已掌握了「佔中」的動向；2、明確警告西方國家和少數的「佔中」者，不要將「佔中」演變成革命。

筆者深信，絕大多數的香港人是愛國愛港的，絕對不會允許極少數的反對派在香港搞革命，我們也會以行動制止絕少數反對派禍國殃民的惡行。香港各界愛國愛港人士正舉行「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簽名行動，讓我們一起勇敢地站出來制止「佔中」，粉碎這場港版「顏色革命」圖謀。

「顏色革命」絕不容許！

城市智庫召集人、區議員 洪錦鉉

嚴懲違法亂紀 粉碎「顏色革命」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頂天立地

一如所料，學聯和政府早前進行的對話毫無結果。其實學聯代表並不蠢，他們以區區幾千個學生之力，竟敢漫天開價，明知其不可而為之，說穿了其實不是要爭取甚麼真普選，而是要試圖挑戰中央政府的管治權，衝擊「一國兩制」。他們之所以如此囂張，不僅是因為背後有外部勢力撐腰，更重要的是，香港某些人怯於反對派的虛張聲勢，不夠堅定，做了太多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事，才令反對派輕易得逞。為了維護本港的穩定繁榮，粉碎「顏色革命」，我們不能再模糊是非、人妖不分，必須挺身而出，確保那些違法亂紀的「佔中」禍港者得到法律制裁！

「佔中」至今已超過一個多月，政府苦口婆心勸停，低聲下氣和「佔中」人士對話，其實都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單邊。老實說，政府和學聯的對話本來就是一場門不當戶不對的滑稽戲，政府出動了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特首辦主任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五名重量級官員，對方出席的只是幾名少不經事的學生代表。試問一句，這五名學生代表憑什麼和這五位舉足輕重的政府大員分庭抗禮呢？撇開學生的資歷和見識不談，他們又憑什麼可以代表香港民意呢？對話不會有任何結果已在意料之內，但即使有結果也不可能影響大局，這場對話根本是浪費時間。事實所見，政府和學聯對話並沒有給「佔中」帶來和解的曙光，反而給足機會讓參與「佔中」的激進學生表演，讓他們大放厥詞，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權威，侮辱七百萬香港人的智慧。

學聯代表狂妄自大

學聯代表在對話後提出三點荒謬絕倫的要求：一是要求改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二

是訂出所謂明確「真普選」的時間表，將「公民提名」及廢除功能組別納入未來政制發展方向；三是提出修改基本法，容許特首普選採取「公民提名」。眾所周知，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人大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容挑戰。學聯不過只有幾千名學生會員，以幾千人的代表企圖推翻代表十三億人的人大決定，簡直是蚍蜉撼樹、螳臂擋車，學聯代表到底是法盲還是自大狂？

令人遺憾的是，有建制中人不敢開罪這些混世魔王，他們不敢指責「佔中」是違法動亂，反而稱讚違法「佔中」的激進學生是有熱情、有理想的青年。就是這些屁話，縱容了一批無法無天，視公眾利益如無物的叛逆青年膽大妄為，甚至企圖將香港帶往「港獨」的邪路上去。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部分學生思想是單純的，他們參與「佔中」並沒有私心，我們對他們多點寬容，多點諒解也是應該的。不過，這類客氣話在當前形勢下不宜隨便說。因為好話縱然容易入耳，卻會混淆了是非，帶來極為惡劣的後果。試問，如果說「佔中」是民主運動，那不支持「佔中」的人豈不是成了極權的

「佔中」禍港者須受法律嚴懲

香港回歸17年，愛國愛港的正氣不張，反中亂港的邪氣上漲，這並非外國反華勢力所能做到的，而是香港某些人怯於反對派的虛張聲勢，自我矮化，做了太多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蠢事，才令反對派輕易撒豆成兵，將愛國愛港的聲音浪滅。就以最近的「佔中」事件為例，明明反「佔中」的人佔了近7成，為什麼少數人仍敢大搖大擺的生人霸死地？明明無數市民對「佔中」義憤填膺，為什麼主動維護法紀拆路障的好市民反被指為暴民呢？這說明香港社會是非不明，法紀不彰，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際。

我們有幸見證香港回歸的偉大時代，同樣經歷着西方民主對「一國兩制」的衝擊，我們有責任為被反對派抹黑了的香港民主進程正本清源。要粉碎香港的「顏色革命」，要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我們不能再模糊是非，不能再人妖不分，我們要堅定不移的對整個社會大聲說：「『抗命』並非民主，『佔中』沒有和平。」凡違法亂紀，「佔中」禍港者，即使他們打着民主旗號，自命目標崇高，也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

戴耀廷陳健民以退為進反制「雙學」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戴耀廷與陳健民在「佔中」剛滿一個月的時間，雙雙宣布「復課」，並且不會再在「佔領區」內風餐露宿，有時間才會落「佔領區」視察一下。顯然，兩人是以「復課」為由抽身離開「佔中」，由發起人變成參與者。對於兩人的決定，外界有不少分析，筆者認為此舉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們個人的原因。

退場有兩大原因

事實上，按照「佔中三丑」原來計劃，「佔中」只會持續兩日，即是十月一日至二日，而他們也計及之後可能面對的法律程序以及善後工作，所以兩人各向其大學請了一個月的「有薪假期」，以為一個月的時間不論搞得如何肯定足夠收科。但人算不如天算，「佔中」劇本突然改寫，學聯及「學民思潮」搶去了「佔中」主導權，並且擺出一副無限期佔領的樣子，現時已經超過一個月，兩人如果再向校方請假，不但要放無薪假，甚至隨時連工作都不保，於是他們要急急回校「復課」。另一方面，近日網上揭發戴耀廷神秘向港大捐款百多萬元，當中包括資助港大民調等，令人質疑他是以捐款操縱校政以及偽造「佔中公投」結果。而他拒絕透露捐款者姓名，更令人質疑這些捐款隨時是「黑金」，背後來歷並不簡單。密件也同時揭發陳健民勾結「台獨」勢力。兩人早知有關醜聞將會大炒，於是借「復

課」意圖避開輿論狙擊。

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三丑」與「雙學」的權鬥愈來愈激烈。現時這場佔領行動，「三丑」是倡議者、宣傳者、教唆者；但真正策動者、執行者卻是「雙學」。其實，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雙學」對「三丑」已看不過眼，戴耀廷就曾經拒絕過「雙學」的參與，及後因為「佔中」聲勢走低而將「雙學」重新招攬，但都是利用居多。但9月26日「學民思潮」突襲政府總部後，「雙學」卻將「佔中」主導權奪過來，並且刻意排斥「三丑」以及原來的「佔中」人馬。在之後的行動會議上，「三丑」基本上只獲告知，而不獲參與討論。曾經有一次，反對派聯同「三丑」找來「雙學」開會，「雙學」代表竟然遲到個多小時，在會上更一句道歉都沒有，對他們的輕視可想而知。當學聯代表早前與政府就政改對話之後，更令「雙學」的氣焰升至高峰，因而出現了「雙學」一意孤行發動「廣場投票」一幕。在事前根本沒有通知過「三丑」及反對派，相反只是與激進派密議，最終引發其他人反彈，聯手抵制了投票，重重地打擊了「雙學」的氣焰。

向「雙學」施壓「佔中」更失控

但經此一役，「三丑」也知道不可能再與「雙學」合作，但又不甘心將「佔中」拱手讓人，於

是在與黎智英等人商議後，作出了以退為進的策略：一方面高調離場，向現場示威者發出一個訊息，就是「三丑」因為不滿「雙學」而離開，向他們施加群眾壓力；另一方面藉退場收回各種設備物資，日前大批音響器材更在金鐘「佔領區」運走。估計之後各「佔領區」的物資及金援將會不斷減少，這正是黎智英故意「收水」向「雙學」示威之意。同時，反對派也會減少參與佔領行動，變相將所有責任都推在「雙學」身上，要他們應付社會的反「佔中」民意，甚至法律責任。這一連串行動的目的，就是讓「雙學」知道厲害，知道沒有反對派的支援，他們甚麼也做不成，佔領行動甚至可能出現進一步失控。最終迫使他們將主導權交還出來，甘心做好馬前卒角色。

至於「雙學」又怎麼看？據稱他們對戴陳退場頗感意外，但同時，他們又對可以全盤控制「佔中」感到興奮，認為現在才是他們大展拳腳的時候；而激進派更加大受歡迎，旺角「佔領區」將會繼續握在他們手上，甚至可乘機將影響力擴張至其他「佔領區」。戴耀廷與陳健民以退為進反制「雙學」的策略，效果如何仍不得而知，但可以斷定，沒有了「三丑」及反對派的參與，「雙學」將更難控制行動，「佔中」形勢將會變得更為惡劣，旺角等高危地帶，更隨時可能有嚴重事件發生。